



旅游博客

## 2018走进张马村文化下乡活动开幕 张马村：美丽与艺术并存



■ 张马村村民参观油画展

“辞旧岁欢欣鼓舞庆胜利，迎新春豪情满怀谱新篇”。1月28日上午，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，在朱家角镇人民政府倡导下，由朱家角镇精神文明委员会主办，张马村村委会、曼陀罗艺术馆和上海油画雕塑研究会、上海书画研究院等四家单位协办，“艺术与美丽乡村——2018走进张马村文化下乡活动”开幕式在张马村村部大会议室成功举行。镇长乔惠锋、副镇长陆小龙、镇党委宣传委员吴文娟以及张马村村民代表和20位著名书画艺术家出席本次开幕式。

吴文娟为活动致欢迎辞，对关心支持文化下乡活动的书画艺术家们表

示感谢和敬意，向张马村的村民致以节日的问候。艺术家代表胡仙樵先生和张马村村民代表孙耀佐也先后上台致辞。随后，乔惠锋向三位艺术家代表颁发荣誉证书，张马村向曼陀罗艺术馆、上海油画雕塑研究会和上海书画研究院赠送锦旗。

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村民们的热烈响应，大家争相邀请书法家为家人写联赐福，并手持红联与书法家合影留念。艺术家们共同挥毫泼墨、笔走龙蛇；村民们定睛观摩、尽情欣赏。活动共撰写春联近百幅，幅幅道出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陆难净



■ 艺术家在张马村写生



角里景摄

日前，一场期待了多年的大雪悄悄覆盖了整座申城，白雪皑皑的江南古镇朱家角美景如画，遍布网友们的微信朋友圈。但大家是否看过，经过了一场大雪，乡村的农宅前，田野，菜园里又会是怎样一幅景色。



■《雪后王金》王金村 沈小勇 摄



■《报国寺冬雪》淀山湖一村 杨峰 摄



■《被积雪覆盖的菜园》张马村 陆难净 摄

■《一步一印》张马村 陆难净 摄



非遗故事

## 陆稼书巧治城隍爷

清朝，在沈巷东面的西竹管泾村出了一个名叫陆稼书的人，做上了娄县知县官。因陆稼书为官清正，处处关心地方百姓的疾苦，娄县百姓个个叫好。

当地有个习惯，每逢农历七月十五日，地方百姓总得到城隍庙去烧香点烛，还用大猪头来祭城隍老爷。这事被陆稼书晓得后，他乔装打扮到庙里去“便衣察访”。陆稼书一到庙里，见烛光

四照，大猪头摆满了供桌，一派兴旺景象。但又见叩头的老百姓个个愁眉不展，有苦难言。陆稼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心想，近年来地方时局艰难，兵荒马乱，田荒地白，每年还要百姓出钱买大猪头祭神，真是苦酒里再加黄酒，苦上加苦，但又一想，城隍老爷也不能不祭。

几日来，陆稼书围着在想，吃饭想，走路也在想，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于是他请人雕刻了一个木猪头，并贴出告示，叫百姓掏几个铜板，每家买一个木猪头，每逢七月十五日拿到城隍庙去以假代真祭神。一个木猪头，今年用，明年用，后年仍旧可以用，这样的确为百姓省了很多铜钿。

后来，陆稼书被奸臣害死，那个城隍老爷认为报仇的日子到了，就让陆稼书替代他去当城隍老爷，让他去啃那些木猪头。陆稼书当然也很乐意，因为他活在阳世一心想着老百姓的疾苦，死后在阴间也是如此，他根本不在乎。

李溪溪

关于非礼妇女为啥叫“吃豆腐”的出处来历，有这么一个传说：据说旧时豆腐店多为夫妻老婆店，丈夫半夜起来磨豆腐，白天由妻子掌柜卖豆腐，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为常食，自然生得细皮嫩肉，同时为招徕顾客未免有卖弄风情之举，引得周围男人以“吃豆腐”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寻开心，于是，吃醋的老婆们不满意了，以“侬今朝又去吃豆腐了？”来训斥丈夫。以后，“吃豆腐”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。

李克刚



角里闲话

民以食为天，每逢佳节倍思“吃”。吃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的头等重要大事。同样，在上海地区平时语言交往中，“吃”这个字使用频率很高，十分“经用”，几乎无处不在，它的引伸意义也是五彩缤纷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如敢于碰硬叫“吃硬”，被对方压倒叫“吃瘪”，被迫接受称“吃进”，受损失称“吃区”，感觉任务艰巨称“吃重”，两头受气称“吃轧档”，受上司长辈训斥称之为“吃排头”，对没有把握的称“吃勿准”，被花言巧语迷惑叫“吃花功”，讨人喜欢叫“吃得开”，看中人的外貌称“吃卖相”，挨揍被打叫“吃生活”，勿买账勿罢休，称之为“勿是吃素的”，生活贫困称只好“吃西北风”，遇困难对付不了称“吃勿消”，坐牢称之为“吃官司”，喜欢听奉承谓之“吃马屁”，男女恋爱表达深切情感，叫“我吃杀侬！”如此等等。

朱家角有几个特有的有关“吃”的闲话，曾在40、50后的“老角里”中广为流行，现90后的年轻人恐怕已知道不多，这里重新予以展示，倒也颇有几分趣味。

角里人碰到十分棘手难处的人和事，叫“吃酸”。比如坊间邻里纠纷，为一点小事一方常寻事非，不依不饶，另一方又无力招架，只能叹苦经：碰着迭个“户头”，我真“吃酸”“缠不过伊”，只能求助有关部门解决。用“吃酸”来形容当时有苦说不出的心态，可谓恰如其分。还有一个角里土话叫“吃价”，指“值铜钿”超厉害，形容一个人有本事，额角头上放扁担——头挑，令人钦佩。与此相反叫“脚肉”，顾名思义，脚上的肉肯定要比腿肉“推板”得多，为差劲蹩脚窝囊之意。譬如母亲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在冰天雪地之际，跳入河中冬泳，就对儿子说，这么冷的天里，你看人家多少“吃价”，而你呢，在家里还得感冒，真“脚肉”！你要多锻炼，向人家学习！

“吃局”是既泛指零食小吃，有时也指吃饭用的小菜，“饭局”有同工异曲之妙。如他家的“吃局”蛮好的，生活滋润，最近有了很大的改善。“吃杠具”则是指农村中一帮谈得拢的哥们姐儿自发聚在一起会餐，“杠具”者，具有各自扛起负担功能也，故或轮流做东，或各自“劈硬柴”，大家其乐融融，欢聚一堂，既饱了口福又笼络了感情。

关于非礼妇女为啥叫“吃豆腐”的出处来历，有这么一个传说：据说旧时豆腐店多为夫妻老婆店，丈夫半夜起来磨豆腐，白天由妻子掌柜卖豆腐，豆腐店老板娘以豆腐为常食，自然生得细皮嫩肉，同时为招徕顾客未免有卖弄风情之举，引得周围男人以“吃豆腐”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寻开心，于是，吃醋的老婆们不满意了，以“侬今朝又去吃豆腐了？”来训斥丈夫。以后，“吃豆腐”便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。